



中华医药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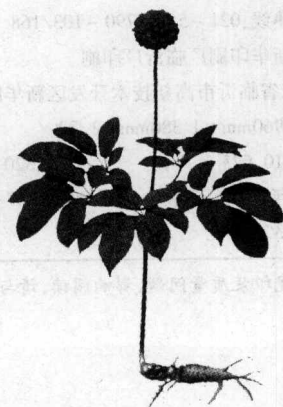
• 林品石 郑曼青 著 •

中国有着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传统，古典医籍浩如烟海，名医辈出，在世界医学史上极其罕见。纵论中华医药学的历史渊源、历代主要医籍及学派、医药学的发展历程等，内容按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分门别类，采精发蕴，对于中医理论研究及临床辨证施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医学研究者及喜爱中国文化者的必修读本。



中华医药学史

林品石 郑曼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1. 神庭

2. 人中

3. 天突

5. 紫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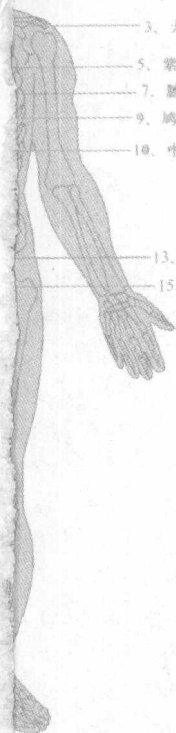
7. 膻中

9. 鸠尾

10. 中脘

13. 关元

15. 曲骨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美国商务印书馆授权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6-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医药学史/林品石,郑曼青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633-6593-7

I. 中… II. ①林…②郑… III. 中国医药学-医学史
IV.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202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0.625 字数:320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第一章 中华医药源流	1
一、医药之起源	2
二、巫与医	5
三、早期医药之演进	8
四、扁鹊(附医缓、医和)	11
五、秦汉医药之发展	15
六、仓公(淳于意)	20
七、华佗	24
第二章 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	28
一、《黄帝内经》	28
(一)《内经》之演变	28
(二)唐宋后对《内经》之研究	30
(三)脏象	33
(四)经络	39
二、《难经》	41
(一)《难经》之作者及其注释	41
(二)《难经》之内容	43
三、《神农本草经》	45
(一)《本草经》之演变	45
(二)《本草经》之内容	48
第三章 《伤寒论》	50
一、张仲景及其《伤寒论》之演变	50
二、宋代后对《伤寒论》之研究与注释	53
三、《伤寒论》要旨	62
(一)六经与八纲	63



(二) 六经病症	65
(三) 辨症施治	67
第四章 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	69
一、阴阳五行之哲学观念及科学观念	70
二、阴阳五行与医药之关系	75
三、近人对于阴阳五行之看法	80
四、医通于易之研究	85
(一) 从《参同契》说起	85
(二) 三才与三焦	87
(三) 《内经》与《易经》	89
(四) 易与医道	91
第五章 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	93
一、魏晋隋唐道家思想对于医药之影响	93
二、摄生论	96
(一) 饮食有节	98
(二) 起居有常	100
(三) 不妄劳作	101
三、服饵法	104
(一) 服饵的来源	104
(二) 魏晋隋唐之服饵风气	105
(三) 服饵之流毒	107
四、五运六气说	109
(一) 五运六气说之由来	109
(二) 五运与六气	111
(三) 运气与疾病之关系	112
(四) 历代医家对五运六气说之研究	113
第六章 病机	116
一、百病始生	116
二、《诸病源候论》	120
三、《三因论》	123
四、疾病之传变	125

(一) 邪入之次	125
(二) 传变之次	126
(三) 标本中气	128
五、疫病与杂病	129
第七章 诊法与脉法	135
一、四诊之发展及其运用	135
(一) 望诊	136
(二) 闻诊	138
(三) 问诊	139
(四) 切诊	141
二、王叔和《脉经》	146
(一) 《脉经》之演变	146
(二) 二十四脉	147
三、隋唐以后之脉法	151
(一) 《黄帝内经太素》	152
(二) 《脉诀》	152
(三) 《诊家枢要》	154
(四) 《濒湖脉学》	154
第八章 治法与医方	156
一、治法之演变	156
(一) 《内经》之治法	156
(二) 《伤寒论》之治法	159
(三) 十剂	161
(四) 治法之进展	164
二、医方之演进	166
(一) 汉代以前之医方	166
(二) 七方	167
(三) 《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	170
(四) 宋代之局方	173
(五) 金元之医方及古今异轨说	176
(六) 明代之医方	178
(七) 清代之医方及汤头歌	179



(八) 妇儿科医方	181
(九) 外科医方	183
(十) 耳目口齿等科医方	184
第九章 针灸学之发展	186
一、针灸源于《内经》	186
二、扁鹊为“针灸之祖”	188
三、《甲乙经》	189
四、《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191
五、《针灸大成》	193
六、清代针灸之衰落	194
七、现代针灸之复兴	196
八、附述按摩疗法	197
九、附述解剖学之兴衰	199
十、附述法医学之创始	202
第十章 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	203
一、东西交通之开发及文化接触	203
二、印度医药之传入	204
三、波斯及西域地方医药之传入	208
四、阿拉伯医药之传入	210
五、希腊、罗马医药之传入	212
第十一章 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	216
一、金元时代之四大内科医家	216
二、刘完素	218
三、张从正	220
四、李杲	223
五、朱震亨	226
六、明代之医学流派	228
第十二章 《本草纲目》	233
一、唐《新修本草》	234
(一)《新修本草》之编纂	234
(二)《新修本草》之特色	235

(三)《本草拾遗》及其他	236
二、宋《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及《证类本草》	237
(一)《开宝本草》	237
(二)《嘉祐本草》	238
(三)《证类本草》	238
(四)《本草衍义》及其他	239
三、《本草纲目》——集历代本草之大成	240
(一)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之著作	240
(二)《本草纲目》之内容	241
(三)《本草纲目》之影响及反应	241
四、近代本草之发展	243
(一)明清时代之本草	243
(二)药物之研究及检验	245
第十三章 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	247
一、历代医政之演变	247
(一)医政制度	247
(二)分科	249
(三)地方医政	250
二、历代之医学教育	252
(一)隋唐以前之医学教育	252
(二)宋代医学教育	253
(三)元代医学教育	253
(四)明代医学教育	254
(五)清代医学教育	255
三、现代医政及医学教育	256
(一)卫生行政之设施	256
(二)现代医学教育	257
第十四章 医德及禁例	259
一、医德	259
二、禁例	263



第十五章 近代医学之大变	266
一、清代医学之复古	266
(一) 考证学之影响	266
(二) 《伤寒论》之争论	267
(三) 《内经》错简之说	269
二、温病证治之进步	270
(一) 伤寒温热之辨	270
(二) 叶天士温热之论	271
(三) 吴鞠通《温病条辨》	273
(四) 王孟英《温热经纬》	275
三、西方医学之传入	277
(一) 耶稣会士开始传入西方医学	277
(二) 清代中叶之西方医学	279
(三) 由日本传入之西方医学	281
(四)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之兴盛	282
四、中西汇通之尝试	284
(一) 中西汇通医书	285
(二) 衷中参西论	286
(三) 中西病理互证之难处	287
第十六章 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	292
一、第一次废止之议	292
二、第二次废止之议	293
三、结论	295
中华医药大事年表	302
参考书目	313
附录	315
(一) 台湾故宫博物院善本子部医家类书目	315
(二)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医部汇考》书目	318
(三)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医家类书目	323

第一章 中华医药源流

中华医药,源远流长,其演变情形并不与世运密合,故本书不拟用一般政治史的分期来说明医药的进展。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自成一个体系,而中华医药学为此体系中的一环,数千年来一脉相传。其起源甚早,大概殷周之际(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前后),已具规模;周代学术统一,纳入王官,医药技艺经医官整理试验,真正成为一套有系统的学问,可推定始于春秋末期(约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二五〇年),而完成于汉代。至张仲景著《伤寒论》(公元二〇〇年——公元二〇五年),乃奠定临床学之楷模,而实开后世药物治疗之先河。此犹之西洋医学,自埃及巴比伦开始,中经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B. C. 460—377 或 359)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B. C. 384—322)之扩充,直至格林(Galen A. D. 130—200)始奠定基础,其经过时期亦大致相同。因此,本章所述源流,是包括上古时期以至汉末。晋皇甫谧的《甲乙经·自序》曾将古代医药的演进作一概括的说明,颇为扼要,兹先引其所言冠之篇首:

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方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於后。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中古名医有俞跗、医缓、扁鹊,秦有医和,汉有仓公,其论皆经理识本,非徒诊病而已。汉有华佗、张仲景,其他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

此段所述,颇可见古代医药的概况,以下依次叙述之。



一、医药之起源

中华古代史通常以由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时代。因此时之事，并无信史，唯群经诸子略有所述，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后人各信其所信而已，故谓之传疑。中华医药学之起源，当在此传疑时代。

古代文献中有关传疑时代的医药记载，大要如下：

(1)《帝王世纪》谓“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札焉”。（《渊鉴类函·引》）此说中国医药学起源于伏羲。

(2)《韩非子·五蠹篇》谓“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古史考》采其说，谓“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食，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民人大悦，号曰燧人”。此说燧人氏教民熟食，减少疾病。

(3)《史记·三皇本纪》：“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篇》：“古时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羸之肉，时多疾病。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又《世本》亦谓“神农和药济人”。刘恕《通鉴外纪》采《淮南子》之说，谓“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此说中国医药学起源于神农。

(4)《帝王世纪》谓“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古代文献多谓黄帝与僦贷季、岐伯、伯高、少俞、鬼臾区、少师、俞跗、相君、雷公九人，更相问答，作《灵枢》《素问》内外十八卷，世称《黄帝内经》。所以历代相传中医源自轩岐，世称医术为“岐黄”。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遂谓“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唯明李梴《医学入门》则谓“岐伯之师僦贷季始定经络穴道、脏腑阴阳度数，以法天地万物色脉而通神明，医之端肇于此”。此说中国

医药学起源于黄帝、岐伯。

(5)《世本》谓“巫彭作医”。清张澍补注：按《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注“皆神医也”。《说文》云“古者巫彭初作医”。又按当时俞跗察明堂，识表里阴阳之病机；雷公究息脉，详炮灸之药性；相君定本草，采金石草木之药材；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寒衰知牛马形气生死之诊；岐伯推《太素》之八十一问难，作《内经》，而藏府别、经络彰。王冰得《内经》之旨；巫彭则处方盪饵并湔浣刺法也。《玉海》引作“巫咸作医”，与巫咸为帝尧医者合。此说中国医药学起源于巫彭。

(6)《史记·扁鹊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酒醴，鑱石桥引、案枰毒熨。”《索隐》“鑱石、针、桥、按摩之法，引身如熊顾鸟伸；枰音玩，亦谓按摩而玩弄身体使调；毒熨之处以药熨帖”。此说俞跗能用多种医术治病，则中国医药之起源，当在俞跗之前。

以上各说，虽传闻异词，但多认为中华医药起源于神农黄帝之世，迄今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依据现代考古学家的发掘考证，并非完全出于臆测。民国十年，曾在中国地质研究所任职的瑞典安德生博士(J. G. Anderson)，使用科学方法在河南浞县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称为“仰韶文化”，亦叫做“彩陶文化”，由于出土古物中的彩陶，是美丽罐形容器，多半用红、白、黑三种颜色作装饰，并用一些螺旋形的线纹画成生动而有趣的图案，可知其时文化已相当进步，依时间推测，可以说正是神农黄帝之世。可惜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关医药的古物，不过稍后到了殷周时代，殷墟甲骨的卜辞中，便有卜问疾病及康复的资料刻在甲骨上。一切事物的发生，事实必早于记载，则仰韶文化自然已有医药的事实。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列子》）

在仰韶遗物出土后数年，研究机构又在北平周口店发现“北京人”遗址，证明中华民族是生于中国本土的。大概到了仰韶时期，已分布在黄河流域，包括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一带，因为水土不同，生事各异，都要各别应付特殊的环境，以求生存。其生活方式逐渐演化，同时也逐渐融合，所以最初的医药方法，亦必各方不同。《素问·异法方宜论》有如下的说法：

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



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痼疽，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水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胍，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痲痺，其治宜微针。故九



11. Shen Nung, one of the major gods of medicine, second of the legendary Emperors.
From an original painting now in the JOHNS HOPKINS DEPARTMENT OF MEDICINE.

图一、神农像

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蹠。故导引按蹠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这一段说明因地势不同而治法各异,实在是各种医术起源的最好证明,而俞跗能用各种医术为人治病,也就是“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之人了。

这些传说,历代相传,于是都确认神农(图一)、黄帝(图二)为医药之祖。后世为崇功报德起见,各地都有“药王庙”祀神农,并于每年四月二十八日有药王会或药市。《苏州府志》“有医王庙,旧称三皇庙,祀伏羲神农黄帝。康熙三十年,改为医王庙,以岐伯、伯高、鬼臾区、少俞、少师、雷公配”。又《潜居录》“八月朔,友人以此日为天医节,祭黄帝岐伯”。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一二九五年),命各郡县通祀三皇,另以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由地方官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一五〇三年)太医院北建景惠殿,祀三皇,两庑从祀者增加有伊尹、扁鹊、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孙思邈、韦慈藏、王冰、钱乙、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等共二十八人;各省则有先医庙。清代相同。凡此可见中国医药学的起源了。



图二、黄帝像

二、巫与医

其实疾病治疗的起源,还是以祈祷为先。孙中山说:“洪荒时代是人和兽相斗的时代,人类时时刻刻不知生死,所用自卫力只有双手双足。第二个时代是人同天斗。遇到天灾,人类要免去灾害,感觉非常的困难,于是发生神权,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他们所做祈祷的工夫,在



当时或有效、或无效，是不可知。”疾病疫疠也足以使人恐怖，故迷信随之而起，以为人之患病，是由于天神所降或鬼魅作祟，亦希望凭借祈祷以驱除病魔，于是巫祝应运而生，乃极为自然之事。

上文所引《山海经》的六巫，“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皆神医也”，也就是巫医。《山海经》中又有十巫，“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当然也是巫医。就中最常见于古代文献者只有巫彭、巫咸二人，“巫彭作医”已见《世本》。至于巫咸似乎不止一人，《世本》谓“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公元前二三五〇年）王充《论衡》谓“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祸者”。又《楚辞》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谓“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此巫咸屡见于卜辞，应在商朝初期太戊之世（公元前一六三〇年）。

巫彭、巫咸等固然是巫医，就连上古名医俞跗也是巫医，因为《韩诗外传》谓“俞跗治病不以汤药，楸木为脑，芒草为躯，吹竅定脑，死者复苏”。这很明显与《说苑》中的苗父相同。《说苑》谓“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可见俞跗、苗父都是巫医。

巫的起源很早，三代以前已有之，《易系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主神道之事委之巫，祝史代人祈祷神明，以求降福。《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又“祝、祭主赞辞者”，按：巫祝原以女人充任，若男子为觐，则亦须男着女装为之。甲骨文中已有巫字祝字。最早的医字作“𠄎”，下面从巫，可知原始的巫与早期医药的密切关系。巫字上加竹头成了占卜的“筮”字，可见卜筮也是巫的事，《尚书·大禹谟》“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是夏代已有卜筮，其时当然已有巫祝了。英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曾研究亚洲北部民族的原始巫术，是从白令海峡到斯堪的那维亚边界的乌拉尔泰（Ural-Altaie）民族的宗教信仰，一般人称之为 Shamanism；美国红人的药师，人类学家也称之为 Shaman，因为两者作法很相近。这种原始巫术很早就集中在中国东北海岸，以燕、齐两国为最盛，称为“羨门”，可能是 Shaman 的音译，《史记》和《汉书》都提到阴阳家驺衍的从者中有一位羨门子高，他来自燕国。《史记》谓“秦始皇游于东海之滨，祭名山大河八仙，以求仙及羨门等”。汉武帝时方士栾大说他

遇到安期生与羡门。这羡门与神仙并称,可以说就是“神巫”、“神医”,秦皇汉武都在求长生不死之药,所以要求羡门。

巫的职责是以法术驱邪治病,是人鬼间的中人,借着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就能自我催眠,以至灵魂出窍,见神见鬼,然后再醒过来宣称他与神鬼谈话的结果,有如今巫开一张“仙方”或撮取一些香灰以治病。

以巫术治病是世界各民族在上古时代的普遍现象。埃及医学将疾病与神合在一起,以妖术魔法之类驱逐疾病,因此僧侣就是医师,两者合而为一。巴比伦医学与埃及相似,相信天神对人类生活有重大影响;星体运行与人事吉凶有密切关系;迷信肝脏是灵魂的归宿处,自公元前两千年以来,一向根据作牺牲用的动物肝脏之大小、形状、位置、血液,以占卜人事吉凶;因此将肝脏当作身体之重要器官的思想,长久支配当时的人心,就连格林还是不免。实际上并非古人或未开化民族之间有此种迷信心理,即今文明国家亦未能彻底破除,许多人常因疾病而萌信仰宗教的动机,或病时改信另一种宗教,而宗教家则利用此种心理,以为传教工具。扁鹊曾说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时至今日世人对医生及药品的信赖,仍有要放弃科学另求寄托的倾向,在乡村有巫婆的诅咒,在都市有宗教的祈祷,则古代巫医的兴盛,实不足为怪。

巫为人驱邪治病外,还主持祭祀,在《书经》及《周礼》中的巫祝是专负责天地社稷的祭祀;商族对外作战者是卿士大夫,对内主持祭祀及政务者是巫,“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周族如此,商族更是如此。其次亦有求雨的法术,《周礼》“女巫舞雩”,《左传》记载鲁僖公欲焚巫以止旱,后此,《史记》《汉书》《晋书》有很多巫祝方士的资料,直至清末刑典上还有惩处巫师与驱鬼捉妖者流的条例。尤其是后代巫术已与各种占卜、算命、风水等迷信及佛道教徒混成一体,活动范围更为广泛,虽然已不是巫医,但仍多为人驱邪治病。不过一般人对巫的活动,已称之为妖道、妖法、邪术,对巫所说的也不相信,故巫加言为“诬”字,这乃反映儒家的理性主义对巫的看法。

巫术的另一种称为“祝由”。《素问·移精变气论》“黄帝问曰:闻古之治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



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祝由之意，王冰注“祝说病由”，全元起注为“南方神”。全说亦是，因为巫术从北方燕齐来，祝由从南方荆楚来，所以孔子曾引用南方人的成语，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这巫医是指祝由，因为祝由是一种魔术，学习的人必须专心一意，持之以恒，精神集中，才能生效。古今医统“苗父上古神医，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祝，十言而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世本谓“巫咸祝树树枯，祝鸟鸟坠”，可见祝由的起源亦甚古。

祝由科虽也是医药的旁门，但流传到后世已与巫分，《抱朴子》谓“吴越有禁咒之法，能以炁禳灾祛鬼，蛇虫虎豹不伤，刀刃箭簇不入；又能禁水使逆流，禁疮使血止，禁钉使自出”。又“道士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起；禁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以大钉钉柱，入尺许，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千金翼方·禁经》“百药之长，不如吾之膏唾；吾仰天唾杀飞鸟；唾南山之木，木为之折；唾北山之石，石为之裂；唾北方之水，水为之竭；唾百虫之毒，毒自消灭；唾百疮之毒，生肌断血，连筋续骨，肌充肉实”。这是晋唐时代有关祝由的记载，已完全是道家或释家的法术。隋唐太医署尚置有咒禁师，至宋代禁止巫祝，祝由归于疡科之内，称为书禁，其术逐渐失传。现时能祝由的人已不多，闻唯湖南辰溪一带尚有巫师，能祝由，有时亦用符咒为人治病，已不为世人所重视。

三、早期医药之演进

中国医药到了商代，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已有比较可信的事实。上文已提及甲骨的卜辞中，有卜问疾病及康复的资料，在那些资料中，有疾首、疾鼻、疾盲、疾身、疾足、疾耳、疾目、疾齿、疾言之称，乃指受病的部位而言。至于病名见于卜辞者，有目病昏眩的“眴”，外感头痛的“风疾”，传染性的“疟”，“疥”，武丁（公元前一三二四年）曾患“瘡病”，亦由卜辞证实，可见其时已认识疾病的原因及其变化而分立病名。其所论病因有四：（1）天帝所降；（2）鬼神作祟；（3）妖邪之蛊；（4）气候变化的影响，按病认症，即可施巫术或用药以治之。殷人信鬼，当然是用巫居多，而甲骨文中尚未见“药”字，但有百草酿成之“鬯”。按周礼“爵人用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谓之鬯”。《诗经·大雅》江汉有“秬鬯